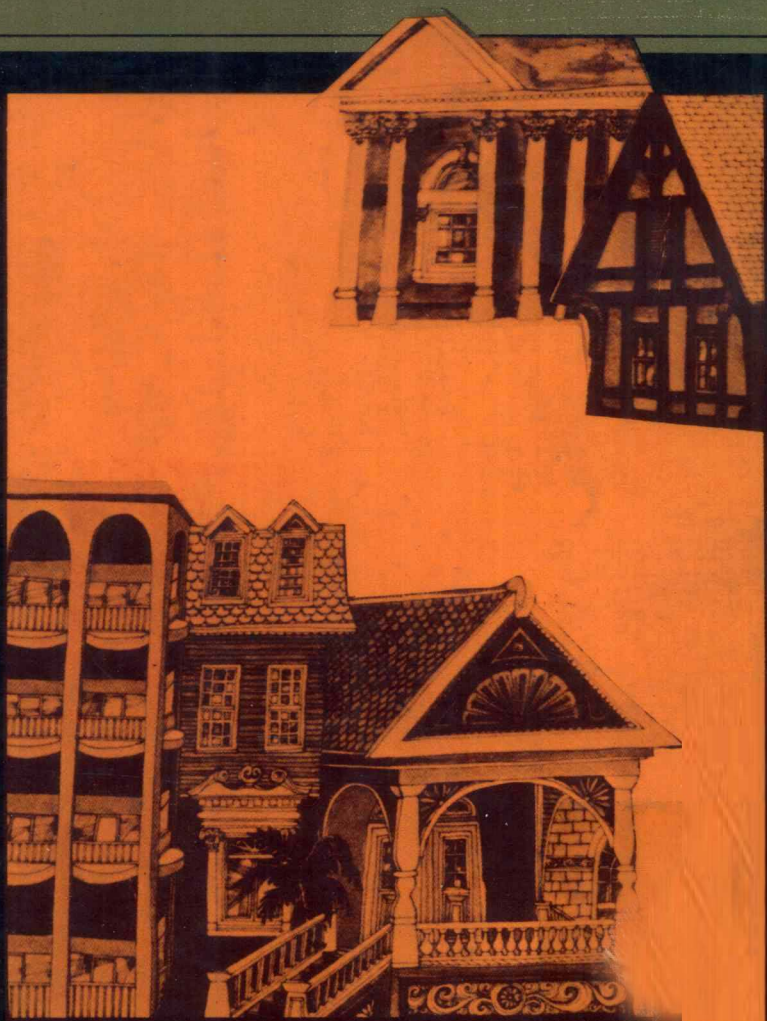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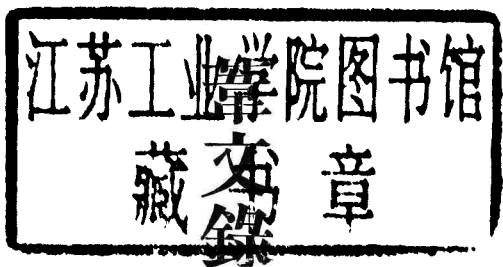
姚一葦文錄

姚一葦



洪範文學叢書(6)

姚



姚
一
章

洪
範
書
局
印
行



姚一葦文錄

⑥ 洪範文學叢書

著者：姚一葦	發行人：孫玫	出版者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	地址：臺北市林森北路三八〇號七〇七室	電話：五五一三一九·九四一〇三八八	郵政劃撥：一〇七四〇二	印刷廠：永裕印刷廠	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	總經理：爾雅出版社	臺北市廈門街一二三巷二之二二號	初版：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	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	法律顧問：陳長文（理律法律事務所）	臺北市敦化北路二〇一號明治大樓七樓
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

（換掉回寄請，誤錯訂裝、損破、頁缺）

定價60元

自序

檢點我所寫的短文，包括發表過的與未曾發表的，已有二十二篇，約十餘萬字，已夠出一本小書了。

這些文章內容頗雜，因此我把它分爲三類：

第一類：「夜讀雜抄」。第一篇「渥茲華斯的家庭」是我二十幾歲時的作品，那時我剛到臺灣，有暇就逛舊書店，因而買到一點日人留下的英文書。其中阿伯拉罕編的「湖上詩人」的畫冊，是我最得意的發現，高興之餘，竟然寫下了這篇短文。這篇文章和我其他作品比較，有顯著的差別，文筆相當稚弱；但是其間所流露出來的浪漫與青春的氣息，則是我後來所欠缺的。時間無可避免的在一個人身上烙下了痕跡；懷舊之情，人所難免。這就是我將它保留下來，而且置於第一篇的原因。其餘各篇則是自四十九年以迄於今的作品，或爲興之所至，或係感自中來，都屬信筆書寫，了無章法。其間只有關於唐書璇的電影和林懷民的舞蹈的三篇，則是在高度愉快和

興奮的心情下寫成的，因為我是多麼盼望在我們的土壤上看到新人的出現。

第二類：「五月花雜記」。六十年十月至六十一年五月，我因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，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（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），因而在美國生活了七個多月。這是我第一次步出國門，對我而言，當然是一段新鮮的生活。但是我是一個典型的書蟲子，既不會探幽攬勝，也不懂玩水遊山，要寫篇遊記甚麼的，我既無此雅興，亦無此能力。我的興趣所在是同住在「五月花公寓」的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。我得說我們平日所知的只限於幾個大國的作品，對於那些小國的文學很少接觸；現在能讀到他們的作品，又能親見其人，而且共同生活了半年的歲月。因而使我寫下了一點雜記，不僅介紹他們的作品，也記錄他們的言談舉止，生活習慣，和我個人的觀感，作為我此行的一點小小的收穫。我原計劃寫十餘篇的，卻只寫成五篇，因「現代文學」停刊而擱置下來。如今事過境遷，記憶逐漸模糊，當然再也無法寫下去了。

第三類：「叔祖講的故事」。一共包含了五個小故事，是我四十二年至四十六年間的作品。這段期間，我對電影着了迷，夢想有一天做一個電影家。照我當時幼稚的想法，要拍部好片，先得要有一個好故事，我認為一個好故事不僅是電影劇本的靈魂，也是一部影片的基礎。因而引起我寫故事的興趣。我自幼愛讀三言兩拍、天方夜譚、十日譚和筆記小說，深知一個好故事得來不易，不僅要通俗易懂，而且要對人生提出了某種問題或表現某一人生的難局，才能使人回味。當然我不是說我的故事已達到此種境界，我只是寫得玩的，自己的一種練習。現在我電影之夢早已

醒了，電影的問題太複雜，不是像我這樣渺小的人所敢觸及的，於是還存在心頭的幾個故事也就沒有興趣再寫下去了。

當我讀畢我自己寫的這些短文，真個感慨良多。自量的方面言，數十年歲月，只得這麼一點點；自質的方面言，沒有超出文學、藝術的範圍，即在文學、藝術的部門，亦只是一些瑣聞雜拾，處此天下滔滔，風雨如晦的世局，既不能有利於國計民生，復不能有益於社會大眾，比起那些宏文偉論來，真個汗顏無地。但是人之心理總是矛盾的，總會退一步想。如果退一步想，這種文章對於一個愛好文學、藝術的朋友，或許還可以一讀。因為無論如何是我多年摸索出來的，其中多少有一點經驗之談；而且不是板着面孔寫的，可以在一種輕鬆的心情下翻閱，隨讀隨輟，對於一個忙碌的人生，工作茶飯之餘，偶然從事一點心智的活動，會不會因此多領悟出一點道理來呢？人生是多面性的，不是嗎？

我還是讓它和世人相見吧。

次 目

一
三
七
一一
一七
二二
二七
三三
四一
四七
五七
六五
七一

自序

夜讀雜抄

渥茲華斯的家庭

顯尼志勒的「戀愛三昧」及其他

胡式鈺說詩

從吉辛談起

說「顯」與「隱」

詩人之眼

有感於威廉·英吉之死

我看「董夫人」

費里尼的「愛情神話」試解

我看林懷民的「寒食」

林懷民跨出的一步

聆日本雅樂有感

五月花雜記

韓國詩人成贊慶

記露易莎·福托蘭斯基

艾爾文·K·麥羅特拉夫婦

詩人戲劇家馬林·梭勒斯庫

農民詩人阿拿大·艾爾頓

叔祖講的故事

復仇

裁縫之死

翠玉耳環

賭徒的奴隸

紙鶴

七

八

一〇三

一二五

一三

一五三

一五

一六

一七

一八五

一九五

二〇九

夜讀雜抄

渥茲華斯的家庭

偶然讀到阿悉利·P·阿伯拉罕編的「湖上詩人」的畫冊。這是一本圖文並茂的小書，所記載的全是一些詩人的生活瑣事，雖然不是甚麼皇皇巨著，然而就對詩人的理解上來說，似乎遠比一些文學史的枯燥的批評和解說來得更有趣味。

關於威廉·渥茲華斯當然是阿氏首先記載的一位。他用了八幅圖片來描畫渥茲華斯的生活。這位「良善、年邁、銅灰色形貌的」詩人幾乎是過着最平靜而又安適的生活。他遷到文得米爾湖風景區的瑞得爾山以後，差不多住了五十年。這五十年的歲月和他接近的是簡樸真摯的農民，此外就是雲影、水光和山色了。

他有着一個世人所讚美的家庭，他的妻，瑪麗·赫琴生是他的老同學，畫家得·昆塞曾這樣描寫過她：一個相當優美的外形，良好的氣色，兼具健康生動的表徵。

從他給他夫人的一首詩中，也可以看出他們婚姻生活的融洽。

『她是一個喜悅的精靈

當第一次她閃過我視線時，

.....

一個完美的婦人，高貴設計的，

為忠告，為着安慰和命令，

而且一種精神的靜穆與輝煌，

帶着某種的安琪兒相。』

她不僅有着優良的品性和處理家務的才能，同時她能理解丈夫的工作，並且全心靈的同情他、鼓勵他，因而對於渥茲華斯的數十年的寫作生活是不無幫助的。

然而影響他最大的還是他的妹妹——桃樂賽·渥茲華斯。據他說：自從他參加法國革命的政治活動失敗以後，由於他妹妹的幫助才使他找到寫詩的道路。

關於桃樂賽，詩人柯勒立奇有一段很好的描寫：「渥茲華斯和他那特出的妹妹與我在一起。她是一個真正的婦人！我是指在她的精神與心靈中。因為她這個人竟是：如果你希望看到一個美麗的女人，你會想到她的平凡；如果你希望看到一個平凡的女人，你會想到她的美麗；但是她的樣子是單純的、熱情的、感人的。在每一動作上，她那純淨的靈魂中發射出如此光芒，會使人一看見她就說：『罪惡對她是不可能的事。』」

特別是渥茲華斯的早期的作品，很多是在他妹妹的切磋下、鼓勵下寫成。

在渥茲華斯一生的長長的歲月中，他的生活大部份是幸福的、美好的、恬靜的。沒有遭遇過波折、困難，更談不上災禍了。這在一般詩人中是少有的。五十年的田園生活完全浸潤到他的詩中：他歌頌自然，他描寫真實的生活，描寫單純而又善良的心靈，描寫樸實悲慘的故事，「古老的悲慘往事，昔年的戰爭。」那些人生的最低微的境遇，痛苦和快樂，生命和死亡。他歌頌人生中最平凡而又最偉大的部份。

這一個沾染着法國革命的氣息的年青人，幻想的破滅，使他感到空虛、失望和悲哀，終於在自然的大園地裡找到了歸宿。惟有大自然才是他思想聘馳的所在，那種人道的、烏托邦式幻想的溫床。他所住的偏僻的農村特別容易引起「發思古之幽情」，那種對古代的嚮往，使他展望未來，雖不免有點踟躕，卻是很好的逃避之所。

慢慢地，這位偉大的「田園詩人」卻走向心靈深處。他企圖解釋大自然對於安慰和超拔靈魂的偉大力量，這就是他那晚年的富於神秘主義的詩篇。當然，恬靜的生活、環繞着他的湖光山色、和甜蜜的家庭，終於使詩人的筆貧乏了、遲鈍了。他之所以趨向神秘該也不是無因的吧！記得有人說過：「不要讓他太安適了，要常常刺激他，使他唱出更美妙的歌來。」

然而，在我們看來，對於他那安靜的生活和境遇該又是如何嚮往呢，在他那浩瀚的詩篇中，卻使我想起了這幾句：

『長久我愛着我所見的，
安靜的夜晚，愉快的白天；
這生長一切的大地之母
滿足我——她的眼淚與歡樂；
她那最卑微的歡樂與眼淚。』

• 「昧三愛戀」的勒志尼顯 •

顯尼志勒的「戀愛三昧」

臺北市曾經有一部連映多日的影片，標着一個很庸俗的名字「花月斷腸時」，原名作 Christine。這一中文名使我想起那些「流淚影片」來，對於已屆中年的我，實在無法忍耐那些哭哭啼啼的刺激；而原名亦僅能使我作過一兩次的猜度，然而這只是個德國女子的極普通的名字，實在叫我想不起甚麼人的作品，不久我便把它淡忘了。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某家報紙的廣告上寫着：「依據顯尼志勒的戀愛三昧改編」字樣，立即引起了我不大的興味。我倒要看看他是如何改編的，他竟然有勇氣把如此簡單情節的劇本變成電影，那得需要像拉辛那樣的才能——拉辛曾經根據羅馬史的兩行記載寫成有名的貝蕾尼斯（Bérénice）。可是看過之後，我不能不說有相當的失望，我不是說電影攝製失敗；而是感到它不是顯尼志勒的戀愛三昧，至少不完全是。所以這種失望正如同若干年前有位先生看過「蕭邦傳」之後，認為喬治桑不應該寫成那樣，總是書生之見。

顯尼志勒 (Arthur Schnitzler 1862-1931) 是近代奧國著名作家；不僅在戲劇和小說方面有很高的成就，他還是一個有名的醫生。他懸壺應診，一面利用餘暇從事寫作。終於他的醫名為文名所掩；他業餘所從事的工作竟使他流傳不朽，或許不是他始料所及的吧。他的作品有一最大特色便是擅長心理描寫，不過他所採用的心理描寫與一般所理解的稍稍有點不同；說得更專門一點是所謂「精神分析」的方法，往往在一個極細小的問題上，抽絲剝繭，把你帶入一種彷彿迷離的境界；因此他的戲劇與小說都不重視故事。尤其是小說有時直率地採取自白的形式，如「愛爾賽」所表現的，對於後來的小說的影響是頗大的。

在我國顯尼志勒並非是一個陌生的作家，早在廿七八年前就有很多種作品被譯介過。據我所知有「舊爾達·迦蘭」、「毗亞特麗斯」、「愛爾賽」、「中尉哥斯脫爾」，不過都是小說；至於他的戲劇在我的記憶中彷彿從來不曾有人翻譯過。然而在歐洲他受到重視的程度是戲劇過於小說；我們就他的作品的量來比較亦是如此。這一遭遇亦不僅是顯氏個人。事實上，有很多在歐美是婦孺皆知的戲劇家，如果問一個專門研習文學的大學生，竟然茫無所知；即使在文學史上見過這個名字，也從未看過他的作品。這一現象使我百思莫解，難道是我們不習慣他們的這一套呢？還是我們的國民性根本排斥「戲劇」的這種東西？因此當我看到協志工業叢書重印湯元吉先生的德劇四種，在內心上有一種難以解釋的喜悅。

話又扯遠了，現在要談的是顯氏的「戀愛三昧」。這是他早期的作品，第一次上演於一八九

五年，原名爲 Liebelci，英譯作 Light-o'-Love，日人譯成「戀愛三昧」，三幕，八個登場人物，時間壓縮到不超過二十四小時。可以說沒有甚麼故事，沒有伯爵夫人，沒有那位蹩腳的音樂家，沒有龍騎兵，沒有夜總會，沒有花前月下，山邊水涯……有的只是兩個學生和兩位少女。這位男主人公符立志被描寫成「憂鬱的人生的享樂者」，缺乏真誠，一夕的歡聚之後，便走上了決鬥場，充分地表現出對愛情、對人生的遊戲態度。因此這一「可愛少女」型的克麗絲丁的戀愛落了空，正如批評家赫爾曼·巴爾所指出的：「她不是爲自己而存在的，只是爲他而存在。她除了愛人之外一無所有，而現在她明白了所謂愛人亦是不存在的。這是她所製造出來的惟一的關係，這一關係不過是她的空想吧了。於是她的全部存在均失去了。」事實上這便是作者所表現出來的遊戲的態度。然而在他的遊戲的態度之中，也爲我們製造了平凡的一對，追求持續的幸福的一對，是不是說平庸的人有福呢？

但是我們該記得：顯氏只是一個詩人，一位藝術家，他不曾企圖對我們說教。我們所能確信的是：這裏缺乏古典悲劇偉大崇高的精神，反之，他卻在悲劇中注入了「調笑」的意味，他在調笑愛情，調笑人生。

我們在電影中所見到的卻是一個真誠而又單純的戀愛故事，雖然這一「可愛少女」型的人物仍然存在，但是她愛人也被愛——被真誠地愛着的。因爲我們看見符立志撕毀過去，他的死只是對過去提供報償。於是「克麗絲丁」的死成爲十足的殉情，她贏得了很多多少男少女的淚珠該是不